



第五章 結 論

文字為紀錄語言的工具，就文字發展的歷史來看，甲骨文、金文是目前漢字發展史上已知的早期且成熟的文字，紀錄了商、周兩代的歷史。本文以金文中的「族徽」為主，觀察「族徽」的性質，與文字的異同，及其構形和出土的變化情形。

筆者從銘文辭例、版面位置、族徽構形三個方面論族徽的性質，發現銘文是一個完整的內容，族徽與銘文要分開釋讀；版面位置上，族徽所在的位置不固定，可在銘文的上方、下方、句首、句末，此為最常見的四個地方，但有時候族徽與銘文混置，不可不辨；而族徽的構形，有些目前尚不見變化，有些是多變達十數種，故族徽的構形可說是變化不拘的，有些構形呈圖像性，至今沒有確定的隸定字形，也沒有確定的音讀和意義；而文字是紀錄語言的符號，需要有固定的形、音、義，從以上三個方向，筆者判斷族徽沒有固定的形、音、義，族徽的性質不同於文字，故筆者不贊成將族徽看作文字。

筆者在第三章舉例探討族徽構形之因襲與變化，第一節為因襲不變的構形，舉證_𠄎和_自二例；第二節介紹構形變化者，其中有特殊構形、或具時代意義者，筆者表列如下：

原構形(常見)	變化構形	變化部分
(戈) 		西周時多增加總形
(𠄎) 		西周時多中間橫畫的簡省
(𠄎) 		上方「月」部件簡省、移位、 「子」部件簡省、移位
(光) 		某些「冂」形會變化為直立

		形、或增繁人形， <u>最常見於複合族徽「單光」</u>
(𠄎) 		「天」(大)形下半部腿的部分在殷商時較長，延長至臚形呈包覆狀，西周時較短，兩形分開
(亞𠄎) 		山東益都縣蘇埠屯之「𠄎」，頭形多只有「  」，頭形不是「  」，而只有「  」，且上肢較短，未向前伸，下肢也較短，不是呈跪姿，而只是側立之形。
附屬徽號  		第一形多出現於殷商，第二形多出現於西周
附屬徽號  		第二形多屬西周中晚期

以上是單一族徽構形的變化舉例論證；複合族徽部分，尙可分為二合、三合、四合族徽，構形比單一族徽更多樣化，除了朱師書中提到的左右移位、上下移位、垂直式、橫列式、左一右二式等，筆者尙舉出數例。附屬徽號和複合族徽，與其他族徽一起出現時，不僅位移，也會有構形方面的變化。從本章的例證，可知族徽構形或有承襲、或有變化，尙需全面的統計與分析，才能看到族徽構形整體的樣貌。

筆者於附錄列一總表「殷商至西周時期族徽暨出土地一覽表」，於第四章討論族徽的變化和出土地的變化情形。按表所見，族徽自殷商到西周時期，呈現一種遞減的情況，族徽和彝器數量以殷商和西周早期最多，西周中期已明顯減少，

到了西周晚期，寥寥可數，顯示殷商到西周時期，可能因為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變化，西周以「懷柔政策」安撫、重新分封殷遺民，也分封西周的同姓、異姓諸侯於各地，防止殷遺民叛亂，例如周公東遷殷貴族於洛陽，洛陽出土許多屬於西周、但族徽都是殷商以來已見過的彝器，筆者推想便是這樣的制度，使得商代以來以血緣關係為主的族氏，彼此之間的關係不若從前密切，族氏之數減少，族徽數目自然也減少。而出土地的變化，也可顯見政治中心的轉移，殷商時期族徽出土地多在河南，尤以安陽最多，有些明白寫出「殷墟」，在殷墟西區有墓葬群，可能是當時某些具有特殊技能的族民任職於殷商王朝；時至西周，以陝西省出土較多，尤其周原一帶的岐山、扶風、寶雞等縣市，陝西省的出土彝器多出於此。由出土地的資料，可知以河南、陝西、山西、河北、山東為五大重要地區，除了這五省，還有內蒙古、福建、廣西、雲南一帶都有紀錄，雖然都只有一兩件器，但可推知當時人或後人的足跡，已遠離故鄉，並做了青銅器的文化傳播工作。

本文討論了族徽的性質、其構形和出土地的變化，並嘗試勾勒出殷商至西周的歷史變化。商代社會的基石是族氏而不是階級，葉文憲稱商王朝為一個「部族」國家，其規模比部落氏族大，是由多個部落氏族所構成的族群，部族既像部落氏族那樣有著血緣關係，又像民族具有相同的文化型態，故這個「部族國家」可說是中國早期國家的特點。當一個族的力量不夠強大時，則通過聯姻或聯盟形成集團，聯結這種聯姻或聯盟的紐帶仍然是血緣¹。武王伐商，開啓了西周時代，由甲骨卜辭和文獻可知殷商和西周共存於中國的核心區域，商周一定有同質性的文化保存或延續，西周分封諸侯看管殷遺民或獎賞有功人員，其同姓諸侯便是西周的族制，一方面與周王室保持密切關係，一方面須保持內在族群（包括重新分封後的殷遺民和當地居民）的密切聯繫²，張懋鎔〈周人不用族徽說〉³，認為凡是銘文有族徽者，都是殷民族的產物，即使只有在西周出現的「囙」，由其銘文證明

¹ 葉文憲：〈論商王朝是我國早期的一個部族國家〉，《殷都學刊》2001年第1期。

² 許倬雲：《西周史》頁158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4年10月。

³ 張懋鎔：〈周人不用族徽說〉，《考古》1995年第9期。

作器者是妘姓之後，而證明與周人無涉，而族徽消失的原因，便是西周強而有力的統治使「族」的觀念淡化而終究消失。筆者贊成「周人不用族徽」之說法，但消失的原因，除了西周重新分封殷遺民，使得原有的聯繫和關係逐漸淡化外，筆者認為還有與銘文鑄刻的內容有關，從「史墻盤」、「逯盤」可看出周人書寫內容的習慣，「史墻盤」為微之後，「逯盤」自稱「單氏」，已不用族徽，但在內容中仍提到家族之名，故筆者認為殷商民族確實大量的使用族徽，進入西周後，還保留這樣的習俗，但周人因為「部族」的制度不若殷商強，故政治因素使此習俗逐漸淡去，加上書寫習慣的不同，這兩個因素是造成族徽消失的最大原因。

本文探討了自殷商至西周時期金文族氏徽號諸多相關問題，在文化層面可稍窺到文字進化的軌跡，在先民生活方面可知其部族團結的形成，惟在有政治政策的管制出現時，遂使得族氏徽號逐漸淡化而終至消失。

歷史是可貴的，歷史的真實性尤其重要，吾人對於先民們的生活及其文化發展的了解愈多，愈能助益我們後人的省思，因此在歷史的版圖中研究任何一區塊都必有其價值，我們期待能有賡續擴大研究，提供求知者更多的了解，成果將更顯輝煌。本文研究只是極小一部分，筆者學淺，難免有疏漏不及之處，尚祈學者不吝賜教。